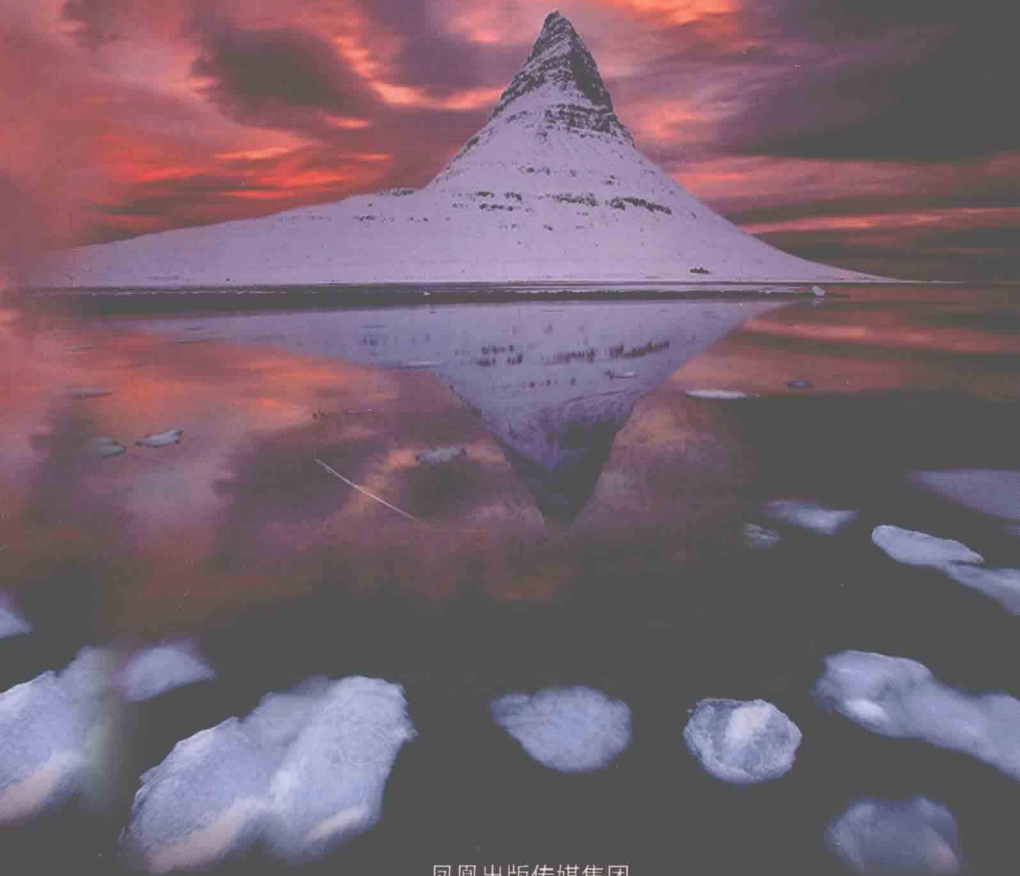


大限之日

Expiration Date

【美】夏尔·杰菲著 (SHERRIL JAFFE) 赵晓晶译

一本让人抛却浮躁，回归平静的心灵修复佳作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HU JIAOYU CHUBANSHE

大限之日

Expiration Date

【美】夏尔瑞·婕芙 著 (SHERRIL JAFFE) 赵晓晶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献给我挚爱的母亲，薇拉·婕芙
我的灯塔和榜样

第 19 章	158
第 20 章	165
第 21 章	171
第 22 章	176
第 23 章	179
第 24 章	186
第 25 章	190
第 26 章	194
第 27 章	200

第 28 章	205
第 29 章	210
第 30 章	220
第 31 章	226
第 32 章	234
第 33 章	240
第 34 章	250
第 35 章	256
第 36 章	267

第 1 章

弗洛拉·马尔戈林·露丝，35 岁，怀有将近 9 个月身孕，此刻，她正站在被告席上。这就是所谓的被告席吗？她最初知道“被告席”一词，还是来自 60 年代时喜欢哼唱的一首民歌，虽然，在富豪明星聚集的贝弗利山庄长大的她几乎与“民俗”格格不入。而现在，地球正处于公元 1980 年。弗洛拉在想，紧邻高高法官席的这个小隔间，是否应该更确切地称其为“证人席”或者是一种“见证”。归根结底，当她走进来，低矮的木门砰然关上，那个声响就算是“见证”了，虽然，她对于怎么进来的过程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她只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就在这

里，挺着大肚子，站在偌大的法庭上。

她想到“被告席”一词，并非因为自己是个犯人，而是因为她是唯一一个正在接受审判的人。弗洛拉·露丝正在接受对她生命的审判。准确地说，她不是候审的犯人。因为，她知道：当审判结束，她就会返回地球，在那里继续曾经的一切。她会生下自己的孩子，然后，在接下来的25年里，一切会越来越复杂难缠，时间会稍纵即逝，再然后，就到了最后执行判决的时刻——她将会死去。

弗洛拉忽然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天堂的法庭上，虽然，在很多方面，这里与地球上的法院都极其相似。木质的壁板闪烁着光芒。墙的上方挂着一只巨大的圆形时钟，分针正在白色的钟面上旋转，时钟紧随其后，颤动着前行。旁边悬挂着一个日历，纸张翘起，好像风儿正在将其翻动。日历的页面不断翻起、转动，一页接着一页……在奶油色墙壁的最上方悬挂着华盛顿和林肯的框架画像。华盛顿凭借自己的诚实和智慧，目光严厉地审视着被告人；林肯则满怀慈悲，彰显着同情和仁爱。弗洛拉并未质疑，为何天堂法庭也有如此典型的美国印记。莫名地，她觉得天堂里的一切完全因人而异，而非千篇一律。她知道，天堂，至高无上的真理宝座，必定是似是而非的——具有天堂的特定风格。

法官席高高在上，庄重威严。弗洛拉不明白自己何时才会

拿·露丝夫人的第一个早晨，她醒来后吐出的第一个词就是“露露”这个名字。

“如果我们生个女儿的话，叫她露露怎么样？”她问约拿。听起来好像她在昨晚的某个时刻真的怀孕了。而在几个小时之前，她的确怀孕了。当时在梦里，他们正沿着俄罗斯河前行，因为前一晚的疾风骤雨，河水已暴涨至最高值。

“我曾祖母，也就是芭比·艾达的母亲莉亚，也叫露露，”约拿回答，“她被纳粹开枪打死，他们让她给自己挖坟墓。”

约拿说完，弗洛拉突然明白了，她在梦里所经历的一切，事实上都是通往来世的一扇窗。在梦里，约拿的曾祖母将自己的名字传给他们，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传统，用死去亲人的名字来为孩子取名。她怀上露露的一刻，便成为通往永恒世界的入口，在那里，所有的时间都同时存在，所有的行为和结果都合为一体，所有死去的人和未出生的人都手牵着手。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的某个时间，弗洛拉突然感觉到自己嘴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味道。她跑去看医生，才知道自己怀孕了。而嘴里的这种新奇的味道便是怀孕的副产品，现在，她体内的所有系统，所有液体和所有器官的职责就是培育自己肚子里的露露。

怀孕，对她来说是一种奇特而不可思议的状况——居然有一个人孕育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内，这是多么奇怪，多么匪夷

所思的事情！露露与弗洛拉的距离永远比所有人都要亲近，但，与此同时，两者的距离又无限地遥远。她正在弗洛拉的体内，因此，她们从未相遇过。

弗洛拉对于露露的出世已经迫不及待了，她要看着露露的眼睛，告诉她自己有多么的爱她。她会守护她、照顾她、保护她——直到永远。“不，我不能死，”弗洛拉大声抗议着，此刻，她又回到了天堂法院，“我的女儿非常需要我！”

来自天堂的声音带着无比的耐心缓缓回答道：“到你死的时候，你的孩子已经 25 岁了，完全可以自立了。”

弗洛拉环顾着法庭。难道没有一个人会站起来为她辩护吗？那边，坐成一排，在低矮的木质栏杆后观望的人是她的妈妈、爸爸、婆婆、公公，还有约拿的外祖母芭比·艾达。他们当然会站在自己这边；他们当然会认为判决不公平；他们当然会为她辩驳！

弗洛拉只见过芭比·艾达两次：第一次见面是在她和约拿刚刚订婚后不久，他带她到东边见家人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几个月前，艾达来到西边参加二人的婚礼。但弗洛拉确定一点：艾达真的很关心自己。当艾达听说约拿和弗洛拉相遇并堕入爱河后，她慷慨地给他们送来一大笔支票以示庆祝，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她就上前热烈地拥抱弗洛拉，表示完全地接受

当弗洛拉回忆起这个情景时，她的泪水不觉充溢了双眼。艾达已是耄耋之年，大限已近。

艾达正在编织，忽然抬头看了一眼，恰好遇到弗洛拉凝视的目光。艾达坐在低矮的木栏杆后，两侧坐着约拿的母亲贝亚特丽丝和他的父亲诺曼。这就是陪审团吗？弗洛拉的一家坐在这里就是为了审判她吗，或者只是来旁观、见证这一切？芭比·艾达停下手里的活计，对着弗洛拉轻轻微笑，却没有为她辩解一句。

弗洛拉的婆婆贝亚特丽丝也没有站出来，虽然弗洛拉确定贝亚特丽丝也爱着自己。贝亚特丽丝总是帮她做很多事情，比如帮忙布置婴儿房等等。弗洛拉自己根本不懂如何准备婴儿房、婴儿衣服，怎么给婴儿穿衣服，怎么换尿布，好在有贝亚特丽丝帮忙。贝亚特丽丝从纽约带来一大堆婴儿穿的小衣服，还帮她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

弗洛拉很少购物，她几乎从不去商场；实际上，她对于商场略微有种病态的恐惧。她的所有衣服都来自一家老式服装商店，但也是贝亚特丽丝帮忙去买的。在和约拿订婚后，约拿第一次带她到肯西科见家人时，弗洛拉在二人下榻的房间里发现一个在高档百货商店购买的巨大包裹，上面还系着漂亮的蝴蝶结，这是贝亚特丽丝特意为她准备的礼物，欢迎她加入这个家庭。那时，弗洛拉才意识到贝亚特丽丝对于她的到来是多么的

兴高采烈。贝亚特丽丝期待着弗洛拉的到来，所以特意跑到百货商店买礼物——一件毛衣和一条短裙，她觉得弗洛拉肯定会喜欢。她还没见过弗洛拉，就买了这些衣服，结果尺寸太小了，弗洛拉不得不退掉衣服，这令她感到满怀羞愧。是不是约拿的母亲希望自己身材娇小一些呢？此外，这些衣服也不符合弗洛拉的口味，样式过于中规中矩了。是不是贝亚特丽丝想要一个更传统的儿媳妇？那个时候，她觉得自己和贝亚特丽丝不会走得太近。

后来，当弗洛拉在客厅里欣赏摆在架子上的艺术品时，贝亚特丽丝走过来说：“约拿能找到你，我真的很高兴。”她从架子上拿下来一个小雕塑，用双手小心地捧着。那是一个看上去孤立无助的人，腰背还略有些弯曲。“这就是约拿遇见你之前的样子。”她说，将手里的雕塑展现给弗洛拉看，言语中暗示：在两人相遇之前，约拿曾是那么茫然与绝望。

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约拿像这个驼背的雕塑一样的话，弗洛拉就不会爱上他了。相反，约拿高大、健壮，非常令人满意。一瞬间，弗洛拉对贝亚特丽丝竟感到一丝怨恨，她为什么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原本是多么的强壮、完美。

但那却是她最后一次小心谨慎地与婆婆在一起。之后，贝亚特丽丝很快成为弗洛拉梦寐以求的母亲，她温暖、开明、从不挑剔，弗洛拉一直以来都想有一位这样的母亲，永远支持自

大学，便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回过家了。

4年后，也就是她刚大学毕业那年，当时父亲只有49岁，在与母亲去巴哈马群岛的路上突发心脏病。他侥幸逃过此劫，但在医院住了三个礼拜后才恢复。弗洛拉连忙飞过去陪伴自己的母亲。在飞机上，她假想如果父亲已经过世，自己会有怎样的感受。但是她却无法想像在结束这次航行后，真的失去父亲的话，自己将会怎样。飞机在远离地面的高空航行，转机后，又飞越一片海洋。

当她到达大巴哈马岛时，才终于放下心来，舒了一口气，父亲就要康复了。于是，旅途变成了假期。很快，她和母亲的每天行程中除了几个小时到医院探望父亲以外，便是在减价的“欢乐时间”里，跑到宾馆的一个酒吧里，边吃炒海螺，边喝鸡尾酒。在酒吧里，所有的男人都与母亲打情骂俏，这让弗洛拉非常吃惊。之前，她从未觉得自己的母亲居然是一个对男人有吸引力的女人。

这是13年前的事情了。而在过去的13年里，家里的所有人都盼望着杰克快点死掉。穆里尔总是这样问：“你还活着吗，杰克？”弗洛拉羞于向他人提及此事，但杰克却对穆里尔的侮辱无动于衷。在他的眼里，穆里尔永远是对的。她是他一生的挚爱，这是他一直以来最在意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然孩子都长大成人了，对他来说，就完事大吉了，应该再无联系

了。因此，弗洛拉从未期待父亲能为她说话，而实际上他的确缄默不语。

约拿的父亲诺曼也命垂一线。他患有慢性胃病，原本在若干年前就要了他的命。至今为止，他活下来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所有医生对他的生命判决，但是他的幸运会维持多久呢？她的公公到底还能活多少年呢？

弗洛拉知道他会很快死去，就像芭比·艾达一样。她自己的父母，杰克和穆里尔，也会死去，毫无疑问，也是在接下来的25年间，在她自己的大限之日到来之前。在天堂法院上，分隔开她与所有亲戚的那条低矮的木栏杆就是今生与来世的界限。在现实中，他们所有人都不會知道弗洛拉的死亡时间。这些讯息只有在他们死去后，在永恒的来世才能知晓，因为，在那里，所有时间都存在于同一个片刻。

所有亲人都会陪伴着她走向生命的终点，也就是距离现在的25年之后，弗洛拉想到这，不觉感到一些安慰。但，弗洛拉知道，在来世与死去的亲人们重逢是人之常情，所以，这很可能是自己想像的梦境——所有人都在那里等待着她。当然，她也知道，很可能根本没有来世，人死后便化成了灰烬。

无论如何，全家人在这个决定她命运的审判中出席，这对于她来说，本身也是一种证明，证明了天堂法院的真实性。虽

然，这个法院并没有铺宝蓝色的地板，而在她的一生中，她总是抬起头仰望天堂的蓝色“地板”，并将其视为自己头顶上的“天花板”。但，这并不重要。

或者，天堂的地板是由蓝宝石制成？弗洛拉不清楚，因为她没有俯身观看。她正站在被告席中接受审判，她在想是否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会在某个特定时间被授予一览天堂的机会，就像她现在这样；是否每个灵魂在他的生命历程中，都会有一个片刻来到至高无上的天堂法庭接受审判，等待自己大限之日的宣布。然后，当他返回地球——那里的时间不会有丝毫的流逝——是否会有一个天使轻轻抚摸每个人的眼睑，让他们忘却或怀疑他们所听到的一切：对自己死亡之日的宣判。

尽管，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为弗洛拉辩护，她还是不能责怪自己的至亲，因为他们也注定要悲哀地死在自己的前面。毕竟，这是来自上天的裁决，在它面前所有人都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

是这样吗？

人们什么都不能做吗？

第 2 章

穆里尔·马尔戈林坐在丈夫病床的床尾，丈夫躺在那里，已经奄奄一息。他真的会死掉吗？她感觉自己已经麻木了。

床头站着的是埃米利奥，在四年前，也就是 2000 年，杰克进行心内直视手术^①之后，埃米利奥就一直是杰克的家庭护理。那次手术修复了杰克的心脏，但是当他从麻醉状态醒来时却变得精神错乱，胡言乱语。在这一症状慢慢减轻后，杰克开始大小便失禁，双腿也不听使唤了。穆里尔断定医生在手术过程中

^① 心内直视手术，体外循环心脏手术。一边用人工心肺使血液循环并补给氧气一边进行的肝脏手术。

没有给杰克足够的氧气，才让他变成这样。杰克已经老了，今年 85 岁了，就是因为他老了，他们可能觉得根本不值得太费力气。

穆里尔本来想提起诉讼，但是后来，她想尽力照顾突然瘫痪的丈夫，后一个想法便占了上风。庆幸的是，医院给了她一页注册护士名单，就在那时她找到了埃米利奥。在医院里，他一直在病床前陪伴着杰克，当杰克出院后，他又跟随二人回到他们在贝弗利山庄的家。

当穆里尔明白杰克再也不能行动之后，她决定搬到海湾地区，这样就能离住在旧金山的小女儿弗洛拉和她的家人近一些。穆里尔实际上和自己的大女儿达芙妮关系更亲密一些，但是达芙妮住在波特兰^①，那里对穆里尔来说过于寒冷、潮湿。她和杰克都出生在洛杉矶，他们一辈子都住在那里，所以很难适应寒冷的气候。

虽然穆里尔与小女儿弗洛拉并不是特别亲近，但是弗洛拉却比较通情达理，此外，她还有一个靠得住的丈夫，他信奉犹太教，还是个拉比^②，这样的人在危急时刻是能够指望得上的，穆里尔知道接下来危难会接二连三地到来。

① 波特兰，美国俄勒冈西北部港市。

② 拉比，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

她曾得过一次乳腺癌，侥幸逃生，虽然，她现在身体状态不错——但她已经 80 岁了——也就是说，她需要他人照顾的时日不会太久了。

实际上，她早就想搬家了，但是杰克一直不同意，他不想离开年轻时亲手建造的这栋房子。但是，现在他坐着轮椅，行动不便，还讲不出话来，只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当穆里尔卖掉房子，在沃尔纳特克里克的一个叫做月桂谷的养老社区买了一套全新的三室公寓时，杰克也没有表示抗议。穆里尔不大确定，杰克是否还清楚眼前发生的事情。

让人欣慰的是，埃米利奥也同意跟随他们搬家。这个男人简直是个圣人。穆里尔无法想像没有他自己该怎么办。埃米利奥今年 50 岁，他不介意抛下还在洛杉矶的妻子一起过来。他在菲律宾盖了一栋房子，将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其中，他打算退休后在那里养老。对于穆里尔来说，所有的菲律宾人都具有难能可贵的品格：他们尊敬自己的长辈，不会认为老年人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年龄到了就要被扔到荒山里去。埃米利奥对杰克的照顾无微不至，杰克也极其依赖他。

如果没有埃米利奥，穆里尔也许就把杰克送进养老院了。她自己根本没法照顾他。杰克是一个个子高高大大的男人，穆里尔却只有 5.2 英尺，112 磅重，甚至没有力气把杰克从轮椅上扶到病床上——那张病床还是他们从医院里带回来的。床垫起